



北宋时期,成都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发行诞生地;
成都是最早的货币试点特区;
成都是最早的经济自由贸易区;
成都有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民间银行。
而今时今日,成都早已看不到金融业繁荣昌盛的影子了。

世界金融之都覆灭记

■ 本刊 秦小华

谁可以称得上最早的世界金融之都呢?

是纸醉金迷的纽约,还是雾都伦敦?是浪漫香艳的巴黎,还是水乡风情的苏黎世?是东方之珠美眷的香港,还是樱花东京?又抑或是矗立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?都不是。堪称最早的世界金融之都,益州当之无愧。益州,天府之国成都古时称谓也。话说弹丸闭塞的内陆成都,怎么就不小心地,坐上了世界金融之都的头把交椅呢?是因为温润灵秀的川妹子么?且听我醉里挑灯看剑,把酒话桑麻,把小小的成都吹拉弹唱成高大上的金融土豪。

金融兴盛之始

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,宋朝是马放南山、刀枪入库。举国上下休养生息,崇歌尚赋,老百姓从五代十国的刀兵苦难中得以搭救,社会经济获得极大发展,北宋的国库自是日渐充裕。历经三代后,重文轻武的北宋在军事上逐渐积弱。富裕的中原,自然引得金辽垂涎三尺。在弱肉强食的年代,放弃军事的北宋自然难以抵挡虎狼之师到中原来逐鹿。景德元年,即公元1004年,北宋三代真龙天子宋真宗当政。辽国进犯澶州,血气方刚的真宗亲征却不敌,被迫在澶渊之役后订城下之盟,开创纳岁币求和苟安的先例。真宗的想法很简单,给点钱你就撤军,大家以后兄弟相称,大块吃肉大碗喝酒,有我北宋的馒头,绝少不了你辽国的馍。这种养虎为患的事儿,自然加重老百姓负担。不过,客观上却导致了北宋商品流通领域的一场变革。

北宋初年以来,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,却没有统一国内流通货币,导致国内不同地区有好几种流通币制。有铁的,有铜的,还有铁铜混用的。最可笑的是,各行政区的货币各自为政,不能通用,在一个统一的过度里,这算个什么事儿。不过,宋太祖赵老板比较聪明,金币用得少,铜产量不够,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时候,就转投发行铁币。

不说铁币的购买力与金币相差天壤之别,单说这铁的重量,就足够压得大小伙子喘不过气来。四川以铁钱为主,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,中等的十三斤。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资料上说,当年四川买一匹罗要二万个钱,有一百三十斤重,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,重约五百斤,要用车载。

某种程度上说,交子的出现,还是被逼的。哪个喊你不负责地,随便发行大额铁钱呢?那些大款阔少、富商小三、达官显贵,打点小麻将,听下小曲,见下网友聊天喝茶,谁不想携带方便的轻质票子呢?就这样,交子就有了滋生疯长的土壤。

虽说川人个子小,可骨骼壮实,耐力尚可,但也不至于天天上街买个柴火油盐,都得扛着几十斤的铁,穿街走巷,那多不方便嘛!不带这么锻炼筋骨皮的。不过,川人却因祸得福,个个出脱成个顶尖的武功绝顶高手。

当然了,天天扛着几十、百把斤铁,对川人的体质还是有帮助的,再算上艰难蜀道的磨砺。经过几十代人的繁衍,大自然的优胜劣汰,让川人体格和耐力非常人可比,这也是近现代川军彪悍、骁勇善战的原因吧!扯那么远,都绕到川军头上了,貌似有些靠谱。

言归正传,说交子的发展。生意做得大,必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。益州那些精明的商人,眼珠一转,开始围绕铁钱不方便携带这个特点,搞起了第三产业,专门为巨款商人服务的现金保管业务。在“交子铺户”里,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(管理人),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,再交还存款人,保管费明码标价,1000文管理费30文。

3%的保管费,跟现今成都的众多小贷公司动辄3分的利息相比,那确实不算高。良心可见,黄天作证,那时的成都人,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温顺善良、宅心仁厚啊!

请注意,这种保管方式,已经跟现代银行业的存款业务十分接近了。只不过,那时是铺户收存款人保管费,是资产托管关系,现在在

银行给存款人利息,是借贷关系。“资产”、“借贷”,天啊,亲,还是不要用变得这么假装斯文、彬彬有礼的正式称谓吧。

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。看到交子铺户生意是无本万利的生意。许多商人就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的交子铺,并在各地设分铺。类似于今天的连锁经营总店和分店模式。

都说商人的大脑是最聪明的。更绝的是,那些聪明人逐渐发现,经营中,动用部分存款,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,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,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流向市场发行。

金融兴盛之乱

自古人们都晓得“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”这个颠簸不破的真理。到了真宗这个富三代当政时期,铺户队伍就没有以前纯洁了。一些惟利是图,贪得无厌的泼皮无赖腌臢之徒,总喜欢搞些恶意欺诈的小动作。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,要么停止营业,要么挪用客户存款,经营他项买卖而破产。估计现代那些挪用公款吃喝、用公款炒房炒楼炒黄金的,就是跟着他们学坏了的。

1004-1007年间,益州知州张泳,开始清洗、整顿交子铺户,换血兼并重组,剔除不法之徒,专由16户富商经营。政府的介入,等于正式承认了交子的法律地位。

您还别说,这种典型的民间试点,自下而上的金融变革,自古以来得到官方许可的案例还真不多。这充分说明了,崇尚儒学施政的北宋政府的开明和民主。君不见,我朝自有记录以来,哪一次自下而上的各种变革,不是在血淋淋中收场?

还想罗嗦一句题外话的是,宋朝的皇室更迭也是最有特点。外族一入侵,稍微形势不利,马上就禅让了。这种对国民极其不负责任的禅

一些行为,搞得皇室更迭频繁,政局严重不稳,尤其是南宋时期。最严重的是,很多新皇帝一上任,就直面混乱的动荡形势,还没来得及在朝廷中,培植和任用自己的亲信,连部队换防都没搞,大将军都不是自己的人,就得派兵打仗,焉有不败之理。所以也不能怪人家苟且偷生的连年纳岁币。

1023年,宋仁宗走马上任第一年。仁宗的两大忠臣,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,给朝廷献计献策说,私交现在已经养肥了,可以下手杀得了。毕竟,交子发行,那可是到口的肥肉啊。仁宗立马心领神会,北宋政府设益州交子务,接管交子业务,将民间交子招安,正式发行“官交子”。看来,皇帝身边,也不全是吃软饭,天天只会吟诗作赋、放浪形骸的纨绔子弟和无能之辈。

只是不明白的是,为什么老天会选择四川成都,来承担纸币试点的历史重任。也许是成都当年商品经济发达已成规模,在全国经济中深具影响力吧!哎,管它呢。弄不清的事儿,就留给后世子孙去解决吧!哈哈,这句话



很熟悉吧。你懂的!

重点来了,四川成都不但发行了交子纸币,而且还有了最先进的存款准备金制度。官交子发行之初,北宋政府采取严格风险管理措施。首届发行“官交子”126万贯,以36万贯为钞本,也就是现在在我们熟知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。目前,中国央行对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率也不过20.5%,而交子的存款准备金高达28%。不用我说,当年官交子的风险意识多么值得赞一个。

更重要的是,北宋政府规定,禁止私人印刷交子,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,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,以及知情不告者,都要牵连入狱。不得不叹服古时的连坐传统,你敢犯上作乱,必株连九族。你说你不担心自己的小心肝也就罢了,就不能惋惜一下同族百十号人的脑袋瓜子么。

想必这也是官交子没有造假的一个重要杀手锏。不像现在,那100元各种版本的假币,隔三差五就骚扰一下大众的神经。此外,老祖宗的印刷术和造纸术才发明不久,造假成本相当高,也恐怕是一般家庭不能承受的负担。

很搞的是,官交子发行的时候,还是蛮尊重知识产权的呢。官交子接管之后,其纸张、印刷、图画和印鉴均秉承“私交”风格,没有轻易改变传统消费习惯,直到1105年的“钱引”,其印刷和图案才变化得更加精细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,交子限定流通区域,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,这既是一种风险控制措施,又是一种改革开放的尝试。成都在北宋时期就是经济特区了,处于货币改革的最前沿,比如今全国各地大搞特搞的经济自由贸易区,早了差不多1000年呢?就凭这点,成都的领先地位,你想不服都难!

金融兴盛之终

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中国人有寻根问祖的传统,这也是国人血脉相承、恋土守旧的风土人情。就说这交子到底师承何门何派,起源于何处,老祖宗就给了约五种都有嚼头的说法。

有说称交子起于唐宪宗时的飞钱。引经据典,《宋史·食货志》上说:“交子会子之法,盖有取于唐之飞钱。”虽然言之凿凿,但一个“盖”字却含有推测、大概之意,让人心生怀疑。

又说交子源自五代十国契券。楚马殷时期,公元907-930年,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,大而重,市面上用契券指垛交易,当时用

铁钱的地方很多。四川的铁钱比湖南还多。

还说交子源于柜坊。中唐以后,现钱交易不方便,将现钱存入柜坊换用票据,于是票据与现钱同时流通。柜坊和票据,不用说,也是现代银行业和票据贴现的开山鼻祖。柜坊初起于长安,经五代及宋,渐次各地,而尤以益州闹腾得最厉害。

此外,李顺起义也成导致交子出现的原因。说的是,李顺“作乱”,益州等地停止铸钱,民间钱少,私自以交子为市。

更有好事者,将交子起源划归到汉武帝发行的“白鹿皮币”,仿佛不傍上皇族血统,这交子就一假冒伪劣三无产品,比三聚氰胺还毒似的。不过,这玩笑可真开得有点大,因为那个时候,白鹿皮币只用于馈赠,并无实际流通。这估计也是中国最早的,打着历史文化底蕴牌,指鹿为马张冠李戴,以抬高自我身价起源。

纵观所有的交子起源,不管你咋个说,交子的起源地和流通地,都没有离开过四川成都。成都想不成为最早的世界金融之都都难啊!

还别说,自从交子被和谐招安后。仁宗和哲宗两皇帝老儿,很快发现用交子圈钱、充实财政的妙处。

仁宗庆历1041-1048年间,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六十万贯,支付粮草费,无钞本。哲宗绍圣年间(1094-1097),为满足陕西军情,无度增发交子,甚至造成成都本地交子缺乏。看来,国家交战,最终还是拼财力的游戏,一旦财力雄厚,随便请几支雇佣军、打手,帮你打,不用自己出手多好。

取消准备金,大量超额发行的严重后果,不说地球人都知道,那就是货币贬值。说的白点,就是把老百姓当偷钱的对象,用现代话说,把老百姓当作提款机。

时间长了,老百姓也不答应了,何况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供你几爷子折腾啊。

1105年,宋徽宗上台,这老儿要么真是穷慌了,要么是真不懂经济,也可能是从贬值中发现了偷钱的乐趣,乐此不疲。只见他灵机一动,停止发行交子,改发行“钱引”代替。1107年,交子务改为钱引务,敛财功夫更上一层楼。1109年,四川也把“交子”改版成“钱引”。改头换面确实可以让老百姓耳目一新,但味道多少有些不够纯正。新瓶旧酒,仍然穿的是圈钱的鞋,走的是偷钱的路。

一下子就让人想起王莽用名义上的大钱换小钱的游戏,以较少的金属换回更多的金属,然后制造更多的含金量不够的钱。不过

呢,在历史书、教科书大肆痛骂王莽之余,始终没能回答一个弱弱的问题:既然王莽改制如此不得人心,为何战至最后,却有千余死士甘心陪王莽死?

交子在成都地区流通80余年后,被“钱引”取代而延续香火,逐渐由四川向全国辐射。

在南宋152年的统治时间里,使用纸币长达100多年。1160年,临安知府钱端礼主张发行“会子”,在全国范围内,南宋共发行“会子”近14亿贯,按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计算,大约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。

到了元朝,1370年代来中国观光取经、游乐玩耍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,将纸币传播到伊朗,而后传到日本、高丽。

现存于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货币证券博物馆里,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,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官方唯一发行的“大明宝钞”。“大明宝钞”由黑色桑皮纸制造,六种面值,A4纸规模,发行流通了约200年。

交子被冠以世界最早的纸币是当之无愧的。欧洲最早的纸币受交子影响,由瑞典在1661年发行。1023年正式发行的官交子,足足比瑞典的纸币早了600多年!

这可真是振奋人心的消息。遗憾的是,交子没有实物传世,而据说著名的北宋“交子”传世钞版,早已被日本人所收藏。

金融兴盛之弃

“交子”原本是成都地方俗语,有交合之意,即“合券取钱”。惯称“交子”,又名“楮币”。那么,交子发行的具体地点在成都哪个位置呢?

不得不再刨次根问下底。《成都城坊古迹考》写道,成都东门椒子街“尝设交子务于此”。后人据此提出,交子官方印制机构就在东门椒子街。而《全蜀艺文志》书记,隆兴元年(1163年),使特置官一员莅之,移寓城西净众寺。

还真别说,官方所选交子印制地还颇具特色。将印制地设到寺里,估计是考虑到和尚有信仰,看破红尘俗世,不会打见钱眼开的主意。不过,这净众寺还真有些来历,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,六朝时为安浦寺,唐为净众寺,宋代换名净因寺,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。

明末,万佛寺被进川的一介武夫张献忠烧毁。这土匪还真凶悍,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明朝的中央银行都烧毁了。还好,清代康熙初年重建,仍名为万佛寺,准确地址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,现在的中铁二院工程集团公司内。

尽管清朝也曾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纸币,多为木版或铜版,但色彩单调,技术不复杂,民间多能仿制。不过在清乾隆四十一年,1776年,我国上海成立“钱业公司”或者叫“钱庄”,现代银行的初级雏形已经形成。1821年晋商雷履宽开设第一家“日升昌票庄”,即我们常说的“票号”,专门经营汇兑业务。

这时的成都,金融业几尽灭迹。尽管纸币已在全国广泛流通得热火朝天,但已与成都无关。成都于交子,不过是打了80多年的酱油,如果成都没能抓住交子给予的机遇发展壮大,那么在完成了交子改革试点的重任后,成都自然会陨落。

稍微一晃点,时间的白马就跑到了新中国。作为曾经显赫的世界金融之都,成都再一次有了发展金融业的历史机遇。

1986年10月14日,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经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批准成立,成为我国第一家股份制民间银行。汇通城市银行同时也是全国首家由教学单位主管的教学、科研实验银行,它由西南财大的几位老师发起。

汇通城市银行,除总部机构外,成都市有22家营业部,并在海南等地有办事处。可惜因违规经营发生流通性支付困难,截至2000年1月31日,汇通银行资产为-14亿元,已资不抵债。汇通银行最终在2000年这一年被撤销,其有效资产和合法债务由成都市商业银行(现今成都银行的前身)承担。自此,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民间银行,在存在了14年后,灰飞烟灭。

成都,这个昔日的世界金融之都,再一次与发展金融的好机会擦肩而过。今时今日,成都早已看不到金融业繁荣昌盛的影子了。